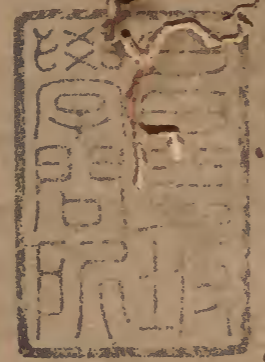


今獻彙言外集

賢識錄
尊聞錄
備忘錄
守溪長語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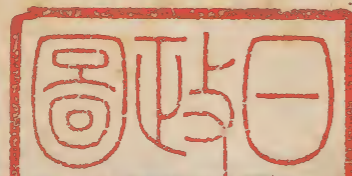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一	五	三
九	四	三	類
八	九	四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三
七	一	函	漢書
八	八	三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3
冊數	8 (5)
函號	371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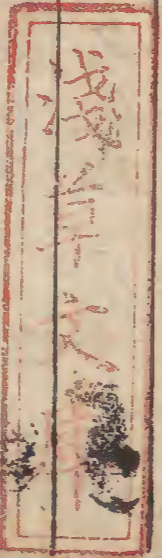
醫譜錄



四明陸一鈇一言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終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垂統立綱陳紀畫制畫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名言之莫盡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盛美云

我

醫譜錄

吳世良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茭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
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
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
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
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
廟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
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
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

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夷夷大橫兆警欬如有聞之句蓋
其事與我

太祖亦何其相類也出何孟春
餘冬序錄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具饌與交歡酒酣聽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徃徃可封侯今始
一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 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出祝允
明野記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

廢威髻髮推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
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
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
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
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
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
衫用紵絲綾羅綉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褶不許與庶民
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
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出餘冬序錄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妙蓋

聖母出自宿

州徐王王篤生 聖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

氏主之武之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

其孫戡遂授徐州衛指揮僉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

祠曰聚為祀丞隸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

太祖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

以嗣聚歷定暨閔至騰霄以誑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

詣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况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 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

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衆獵有養薪有林雖以為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逃江元氏故臣迎謂曰今欲恃霸我則富有財貨納贖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雋

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不答

太祖即揮劍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咲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投乃若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

遂定葬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出客座新開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

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考歐陽集

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

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所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

一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出餘冬序錄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

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

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後或云即當時

乘舟兵之後也出此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

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葺固

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

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

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

為况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齏粉一城

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

曰議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

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

咫尺雖近奚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
生民請命願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言辭復慷
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君叩城門呼
曰為開吾事濟矣關吏啓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

高皇平偽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
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
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上居
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憲舉親而劾雖有
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

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

冬序錄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興以
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九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
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
北山石為擲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
唐太宗昭靈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侯合葬乾陵其
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两號其於
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

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

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以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一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焉

出餘冬序錄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

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勿用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膏民脂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皮為此豈不癡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

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
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
量給米三石

上曰內使輩衣食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
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
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答五十後罵而
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
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門內
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
傷者答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

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監門官者杖一百傷各加
一等其內使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
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二百兩
十年內使以文事內述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歸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
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
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
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
政事其又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監

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
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
敕内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往來出餘冬序錄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弗不能達凡數賜每有
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出野記
江伯兒者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
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
一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
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

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普進善藥至於呼天禱
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
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
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
依宗祀之主豈不及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
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
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
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
而卧冰割股亦聽其為惟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按史劉
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

養乃匪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
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
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
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
不孝况其親以口體之養殺死無辜之幼子乎放廢不忍
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
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
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
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
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

爾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
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夫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
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
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於天下者高矣

出錄冬序錄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
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
是民益墮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
上中下三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
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

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蠲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久吾不忍為也

出餘冬序錄

普識錄終

博聞錄

廣右梁億言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

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

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于

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

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博聞錄

鞏昌侯郭子興從

太祖援南昌時癸卯秋七月也八月進駐鄱陽彭蠡湖水勢湍急友諒悉以舟連鎖為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迎攻

上親執旗四麾右師小却

上遂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子興郭英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

上驚顧英笑曰我得之矣即命開平王常遇春同子興等率諸將分調網船數百艘載薪蒿火以往別備走舸舟小來

往如飛趨泊其偽平章韓用珍舟下發火燃蒿食頃而火猛烟焰漲天敵舟大不能動移悉為煨燼燒溺死者不可勝計諒敗走鞋山進退不能決復整兵來戰開平笑謂子興曰前計良是舍此何為哉復以火筏火舟連次以進初風逆不可行少焉風順官軍鼓噪稱慶火勢大作敵州敗走追奔數十里戰酣友諒勢迫啓蓬牕四顧親自督戰子興望見訝其有異遽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睛而死餘兵悉降時四方竊據偽號者雖多獨友諒兵力強大號稱巨敵至是敗

上大喜曰郭子興一枝箭勝十萬師其功何可當也復顧謂

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子興後屢立大功卒謚宣武追封陝國公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至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

聞以行誅賞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使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隸發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備吏不交

牧民何有興宗到縣三年燕幹公勤得民之心秋

昌通判調嵩州知州命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軍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出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蠶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驥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興宗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

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原愛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恐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

聲又陞為河南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面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太祖之定昇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

一謂
太祖於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昇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令子女

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

以臨四方則何何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安至翰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蓋亦開國之功臣云

太平府不惹庵

太祖既渡江嘗題詩於壁後庵僧洗之及有天下僧乃獻詩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張士誠以厚幣招楊濂夫甚急濂夫勉行至姑蘇適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濂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工角歲歲鋒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鋒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強留其後濂夫歸於我朝未幾而卒

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嘛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

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瓶新酒金刀膾錦

鱗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

一古岡黎先生名直號林坡

國初名儒也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兒得詩為之墮淚而罷宴

釋來復見心我

太祖聞其賢詔侍臣取其詩文而覽之特褒美勿置嘗承召
賜食謝詩云淇園花發曉吹香手挽袂染近

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
域玉盃醜翻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華封三祝頌陶唐
又嘗為給事中南海王時舉賦聽兩軒云掛冠盈得賦門
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燼後曉鳴荷芰酒腥初
打牕雨趁江濤急入座寒兼地籟虛曾憶候朝天上去五
更泥滑出無驢又有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
歸霜虎距關頭買去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江流不盡楚天

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間故丘一色梅花

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商侯膽氣強校詩多在
白雲牕秋來椰子其如密寄我書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
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
萱蕊花其詩濃灑而演迤整暇而森嚴今有蒲庵集行于

世

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時為編修後乞休致

太祖賜以布衣而題其偈曰性雖龕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
放歸田里

今南京之紫金山

太祖陵寢在焉常有雲霧覆之或青或黃一日之間屢變其色昔漢高祖隱芒碭山其上常有五色雲呂后常求得之蓋

帝王所在必有其異初無間於崩存也

花雲者懷遠人歲癸巳伏劔謁

太祖於臨濠命之宿衛常在左右丙申立行樞密院於太平以雲為判庚子之夏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入圍太平城陷被執死之時妻郤氏生一子熾甫三歲郤氏以熾囑家人善撫養之投水而死侍兒孫氏遂收郤氏屍瘞之抱熾欲逃

他所為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見害以簪珥囑漁家媪鞠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至節偽漢敗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憫漁人出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許僦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摔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嚼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孫告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一所

聞雲兒即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

亦泣置兒於膝曰此芝雲兒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忽不

見追之無所得愚謂江中無常流之木自古無冬實之蓮
渚中非人居之處孫氏與兒所附之木神木也所啗之蓮
神蓮也所遇之老父神人也蓋花雲爲國而死郗氏爲夫
而死是固天之所與而不忍使之無後者而孫受主母之
托流離困踣瀕九死以全其孤是亦天之所與而不忍死
之者也然則孫氏與熾之爲神物呵護而得以不殞其生
有由然哉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宿香片雲
一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龍
藻豪宕英邁有如此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
士誠於蘇州又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
誠以物盡覆街巷了無所覩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
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
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王佐號雪蓬五羊人
國初給事中博士工詞章與孫先生黃齊名予少時嘗有
其文集二三冊今失之矣然尚能記其詩數篇謹錄於此
一應制賦宋承旨黃馬歌云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

尊前錄

華英

入貢皆名駒天門十二近宮闕牝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
籠錦作韉絲韁穩控金馬勒玉堂字士真老臣日日趨朝
侍

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駒

二天駒騰驤若星駛况拜親題

一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

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彤筆宜書
耀古今題聽猿圖云十年湖海儘飄零裊裊啼猿到處聽
夜雨扁舟巫峽岼西風匹馬冷泉亭又云生涯自笑今無
一定圖畫渾疑昔所經回首草堂歸未得移書私謝北山靈

秋江晚泊云江水悠悠行路長鴈聲啼月有微霜十年來
往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又云悲秋風簌動霜林江上
新涼思不禁明月碧波天渺渺可堪腸斷更聞砧其詩之
所存者惟此聲望一齋知味者有遺憾焉

國初用人之途甚廣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
上親選拜官寵之甚厚時有按察副使張孟蕪者自負其能
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屢較轆之後竟致印上書言伏請
去位避孟蕪之橫

上天怒械孟蕪至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拳捶死特論棄市
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方孝孺論之以為孟蕪忠實

無險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
欲得也苟無謙遜以承之而狹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
信斯言也則孟蕪之死雖若有可哀者然亦有以自取也
夫

國初時顧祿為宮詞有以為言者

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書
初出函欲人行之故也

陶安知饒州

聖祖賜以詩曰匡廬岩穴甚幽深水怪無端盈彭蠡鯉魚因
韓去遠萍陶安鄱陽即一理未幾以為翰林學士賜以明

對曰

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安為江西叅
政而卒

聖祖製文遣使祭之其蒙被

寵眷終始不衰如此視諸宋濂其幸與不幸間相去遠矣
有韓成者虹縣五都人癸卯四月偽漢陳友諒舉所有
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七日從

太祖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復一戰
交鋒既久賊眾不退一時群將計無所出

上方設奇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

也遂賜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旣死

上念成不置命中書省議所以報之者於是中書省并以死
事之臣三十六人列進遂封贈勳爵有差以成爲首功贈
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
都指揮使封高陽郡侯連功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成
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其祠封侯爵十二位封公爵一
位封伯爵二位封子爵十三位封男爵八位祭文云天生
忠勇翊我

明運大戰鄱湖天命斯定方醜虜之陸梁咸折衝而筆奮或

代主以殺身或敵愾而致命或喪其元而執戈或殞
於他境嗚呼忘身徇國不世之功神洋洋其如在節稟
以猶生亦有宣力効忠同死王事功未錄於當時名不傳
於後世咸茲血食以求斯祀後有人題詩其祠云鄱湖鏖
戰不生還是我

皇家第一関

聖祖開基天地久將軍正氣斗牛寒義同紀信君臣際功在
張巡伯仲間萬古精忠應不泯白雲明月滿康山
岐陽王李武靖公文忠
太祖之甥也

太祖嘗命文忠同徐達復征迤北軍還失故道無水渴死者
衆文忠患之至歌鬼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
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夫水脉所在豈惟馬不能知雖人
亦不能知蓋惟鬼神能知之然亦不能明以告人故假馬
足以跑此地耳文忠亦有文學其平沙漠表頗佳謹錄於
此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群生何覆
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武威奮揚而妖氛頓息臣
民欣戴海宇懽騰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

皇圖啓祚申明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極羣

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功勳太和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羣
倫叙允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
侵犯邊陲赫怒 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
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慙無養
畫之能拜命關廷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誓空胡馬之
群前予度關而興和之師即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旋
劔進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而畏覆巢之威皇子后
妃兩宮之貴人俱獲金璽玉冊歷代之寶器全收皇風遠
播於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况茲勳業之建豈因臣下之
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謀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為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濮真者

國初時都督僉事也征高麗被執其王欲降之真怒罵而死

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甫生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年方幼因趨朝為多士塌傷毋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璵冠上每朝使人知所避還

通云之於性死事之臣而眷顧後人也如此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

聖祖命都督僉事揚文廣征南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詩人格局

學士王文忠公禘字子克義為人文章宏麗沉雄自成一

家
太祖征江西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名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

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部禮制多公所定除
起居注啓沃良多詔脩元史召宋濂同爲總裁筆削之勞
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郎命齋賜之洪武壬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詔公奉

命詔諭竟爲梁王所殺不屈而死所著有莘川集續東華大
事記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九十
而其一色正白蓋得之於羅兒國養龍坑牝馬與龍交而

生焉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六尺足之高比首而後其二
尺有肉隱起項下約有五寸廣三寸餘貫絡於腹至尾間
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驚駭不可近凡
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冊詔有司以牲
醪祀于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
騰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慚柔馴適人至癸卯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梁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
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飛越來峯復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真形

箴焉

孫普字仲衍號西菴五羊城西人也其天分極高平生無書不讀詩文豪逸偉麗足追古作者為宋潛溪高弟子國初時中進士為翰林典籍

太祖誅藍玉搜其家凡有片紙隻字往來者皆得罪先生因嘗為藍王題一畫遂彼刑臨刑時口占一詩曰鼉鼓聲至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先生平生詩文甚多正德初元四會林世遠為蘇州太守為木刻以傳尚有詩二絕失刊今錄於此訪某附馬不遇題壁云青秦附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碧欄春侶海隔窓閑殺

碧兆花詠石榴云纍垂纍垂復纍垂壓倒珊瑚枝秋風擊破玳瑁皮露出數顆珍珠兒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太后聞之啓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崇後因建學焉

宋納字仲敏滑人也先嘗擢科登仕至我

朝為國子祭酒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學率三天下之二

而龍頭魁選恒太學人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畧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
幽德修道教人所以不病或病而遂差以其有神也訥為
祭酒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及病革其子麟
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勵聲曰是何風聲氣少兒女情多
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至祭畢乃就舁歸口不一及家
事及家氣絕焉劉三吾為志其墓

聖明啓祚實千載之遭逢遐邇傾心豈一夫之抗越迺改途
以易轍願效順以投誠伏念臣叨守邊疆忝分戎闔天運
既去人力難為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托勢窮力屈惟有

德之是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合乾坤量包宇宙陽春弘被於幽谷大明下燭
於巽益詔諭下頒恩威旁達臣等既荷前滌無任懽忻謹
遣右寺丞某等航海以朝天望風而投款休兵待命希洞
照於愚衷賣劍買牛乞放歸於田里此洪武四年遼陽行
省平章劉溢之降表也其文頗佳况舍彼夷狄亡國之君
而親我中華

興王之主蓋亦孟子所謂用夏變夷者非抱琵琶過別船者
比也然則溢者其亦善於擇君者乎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

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爲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朔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衰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生而暮泯相繼壹壹終不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真率領南州諸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如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

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不見於旗則未肯附獨爾真心悅誠服整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真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朕本遵前代哲王典禮今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一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尚恭順以保祿位延於文豈不偉歟爾尚其敬之哉

王叔英忠臣也嘗作二孝子傳云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友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爲後世勸

而每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

陛下聽之

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曰因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

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刀

遂止不殺其身見問者無不嘆息泣下

上大嗟異之特赦其兄

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

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為軍得罪臨刑

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爾慎勿嫁軍人

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誅時當深慙妻謂夫曰汝尚未知吾

志乎遂自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

之曰吾當與汝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自投於

河又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

於官婦人當給為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

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况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

死是四婦可謂義者矣余欲各為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

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轍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

如此則余之所不聞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
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之無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
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于今耶余固不得而深
辯矣然有而不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
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
作二孝子傳陳圭字賜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
鄉人多讎圭常諫之後一讎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以
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以諫其父以陷於不義至
死此圭之不孝之致義當死罪於圭身原圭父使得自
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
覲將播告之為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
刑不宜屈法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其圭代父死而
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
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
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
答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
敬次季成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
真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
革今歲已上有司積歲官吏為吏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

月爾以例起入京一以法論罪作城工役嚴督責日用錢
數十緡季用又因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貴力豈足堪此吾
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
左右復戒二弟熊杰相共守不敢少離季用由是不得死
時役告疲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
刑者四人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
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戮死萬萬
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為陳于

上 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
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子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

下士矣已 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
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
子終俱死為命嗚呼為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
哉

太祖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婦人
之被服如此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
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
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措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
夫埋王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坏草木森翳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下壘之所藏也面色如生两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聖祖嘗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

太子嘗有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霄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文廟靖難之謀肇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王蓋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

文廟東昌之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墮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已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彭從吾先生過江南題咏甚多有云

神考卓謝世太孫推正適嫌隙日以開纒言肆罔極居然尾

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子澄輕佻故無匹蹤跡類

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侯王勿惶何太急人暗大體

國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慄齊公濟泰為同馬

折衝乃其職內相方夫子孝孺樞機密勿又有黃門陳

繼之也自少稱英特之死矢靡他鼎鑊耳如密所貴賢士摸

萬陵奚足恤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

非直筆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取族滅不觀解

縉也與胡廣乘時附鳳真恩寵日日加聲名垂簡冊

禮部尚書胡濙常州武進人初生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

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見僧

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驗初

為給事中後事

文皇帝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薦孝順事順書成俾公以此勸勵

天下以故錐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

聞

上覽之大悅

宣宗皇帝即位賜公銀章四其文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靜
時常民有豪橫者既抵于法悉以田宅賜公年八十三致
仕三第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堂之上優游
桑梓者七年乃終或言公巡遊天下時嘗遇仙人張三手
不知果否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
書浦城潘賜齋香帛住答神休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
賜函歸奏

上命立石紀之

尊聞錄終

損齋備忘錄

淮右梅純言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
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相封忠勤伯曰劉基
以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後李汪皆各以罪賜死惟劉公令
終

國初將臣封公侯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
郭公三人子孫尚得承襲餘皆廢罷其中山黔寧二王
御製為善陰騭書內固嘗載其有功不殺降及有忠愛之
德矣又伏覩大明一統志所載武定侯郭公臨淮人有

力善騎射 國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又從
征偽漢戰鄱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隴
右山後諸虜繼平南溪峒諸蠻累功封武定侯復同傅友
德平北虜公為將善撫士卒人多用命大小百餘戰刀箭
被體若刻畫然英殺之氣瀕老不衰居家善事親尤喜觀
書卒追封營國公諡威襄及觀少傅揚公榮所撰神道碑
稱公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常從征偽漢陳友諒
其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四為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
隕墜

上鮮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皇寧妃公之女弟也公鎮河南

上遣人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 賜白金二十鑿廐馬
二十疋公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疾篤
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及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
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
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母光顯墓不必廬也公感悟
歸家三年之中其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
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家居簡靜好讀
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悉究教訓子孫以勤儉力學

為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公大小伯餘戰
金瘡徧體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日就道未始
以老疾辭亦可謂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
時者自不同耶

都督劉真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國大寧公為總兵
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於近邊無一人
聽公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
已離去意公亦就降因籍其家無少長悉下獄總一月公
乃由福建還家人以是得釋故子孫至今雲仍不替蓋公

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毋淑人郎其嫡曾孫
大寧舊地向既失守遂棄諸塞外今全軍皆置保定而
寧獻王則遷國於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使從子也洪武未出鎮淮安
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京師之物亦不知時以受人之托不敢避其難也其後非
不終節以天命已定不能忘乎親也同時有周是修者自
經死言者謂其不知天命請皆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

上之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奸諛乃擅竊害之痛哉賴
聖明卒寘奸臣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
道 聖心一而已矣

孝廟即位之五年以開國功臣追封王爵者俱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露才
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仰奉其祀乃下 詔命皆查
出明白其實以 聞於是吏部奉 詔惟謹即各行所在
查取赴京既而開平王曾孫常復至自雲南寧河王玄孫
鄧炳至自湖廣岐陽王玄孫李璠東陵王玄孫湯詔至皆
至自南京比至 命各授以指揮使職選其送兵部者死

以南京錦衣衛使各送其墳塋夫當太平盛世不忘
功此固 聖天子之大德而所司急於將順亦賢宰輔
之公心也特承行者則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恕兵部尚書
鈞州馬公文升驗封郎中安陸孫文武選郎中蘇州徐源
皆一時名臣也

一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以示恩遇
之無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公以服事任長庶遠利
以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詞售有
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
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嘗觀近思錄所載此條本橫

渠策問今性理大全則遺而不收純初以應襲指揮使中
進士後見此言遂請於一朝廷復舊官故備錄於左觀不
負初志焉

成化甲午江西鄉試發策欲進周程張朱五子配享先聖
大意謂禮以義起五子之學實繼孔孟既絕之統其有功
於來學非漢唐諸儒所及不可拘以世代先後混於從祀
則道統以明又謂顏路曾哲孔鯉乃回參與伋之父今子
皆配享殿上而父反從祀廡下亦非人情所安宜別祀叔
梁紇於後寢而以三子者配則彞倫以叙其立論甚精當
也近觀熊去非五賢祠記後語乃知先儒已有是說當

道者未舉行爾今 朝廷右文圖治興禮者不能一奮其
乎然禮義根於人心諒必有時而遂也

濱水田地常互有消長其稅糧尚循舊額徵收而無所增
損故消者苦於倍償而長者反利出望外可謂誤矣純謂
宜以新積淤之地補還被衝損之家庶盈歉適均而人無
妄訟今江淮間州縣良吏苟能舉行亦非甚難且於法制
無所拘礙顧在任視之何如爾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日曠無涯知是天公
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基
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

打齋律志錄
三
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不治於是見焉於戲盛哉

宣廟詩多六言如史館云蕩蕩堯天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天心允合吾心詩今人家徃徃有石刻摹本石蓋因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純又嘗於一故家獲覩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帝王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真帝王之言也

國初宋學士潛溪爲文章首臣一時文士誰則過之然其吟咏性情獨亞於諸公蓋天之生材實者不華淵者不陸固自不能兼全也

少保李文達公嘗謂今日士途中能尚理學者纔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所著讀書二錄皆身心體驗而有得者信非高才能文之人所能造也故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爲事可謂知所務矣方其幼時手錄性理大全一書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是非立志之高天能無厭心是以卒能誠身以及於人而一時之死生利害畧不能動也彼淺見者乃病其言之不華又以相如揚子雲爲勝於曾子之一唯爾

宋潛溪文集內記一事昔有波斯國商人來閩相古墓有
寶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斬而不與波斯曰汝
無痛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
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見佳山水青碧
如畫傍有一女艷粧凭闌凝睇蓋此女生時有愛山之癖
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孟子所謂志一動氣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人方夜飲食
歡未許暫停盃嗚呼此先君子夜聞丐者深有感而作也
與前哲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底事蠶稠怕葉稀
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

怨而此乃恤人此其宅心更廣大矣

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
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
人引之出斬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爲石此氣壹動志也

廣陵茅大方作詩必傳經義嘗謁孟子廟有千古難忘義
利詞之句一時作者不能尚也洪武末年先祖守淮安公
時方任都憲寄以詩云淮南消息近何如聞道將軍志不
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
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其
於義利真不忘所擇矣故百餘年來尚爲淮人傳誦

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為未然
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
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

狄梁公始終為唐卒授五王反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
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
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
已委質為臣而處於所不安矣况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
自獻於先君子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
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而籍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

耳

世所謂涼燄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為湯而泉
亦有溫者陰不能制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
性也夫陽之成形為火而燄則火之餘也惡得涼

火浣布蓋金石之屬其縷若金銅鐵絲網入火不能遽化
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
木為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燄卒爾可滅水自有體
其生也豈得遽盛今以一杯水費束薪焚之且難即消則
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
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
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
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
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謾讀之初若不經意者
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少隊兩三
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
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幽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道

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
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
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
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
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
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爲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
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尚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

文皆無孰謂古文爲僞書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爲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弑則非下之殺矣故九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暇智力於其間哉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損齋備忘錄終

守溪長語

吳郡王鏊言

宋濂字景濂洪武中以文學承 寵渥最久後

以老致仕每值

萬壽節則來京賀

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峻陟級曠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謝至明年

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沮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人

家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已而入宮上膳
孝慈命左右置蔬膳於側

上問后何為食素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為蔬食以資冥
福

上感悟遽起 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
風錢塘江稍得延緩後使至則已擲至市矣宣 詔得免
久之其孫慎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
舍翁家請一先生尚有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
恩且濂啓家必不知情乃免遣至四川懋基寺有老衲高

僧也濂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
以為無愧何至是哉僧曰比生於勝國嘗為官乎曰編修
僧默然濂是夜遂自經死

中行 行字止仲少有異質而苦於無書金閭徐某者大姓
也家多書乃備於其家至藥肆每出藥帖習書迨傭主者
見問之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也召問之曰汝欲讀書乎
命樓上取書數帙授之數日問之響對無窮主人歎曰吾
家有書無人讀若欲讀無書乎乃命至樓中恣其觀覽行
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人厚給之忽一日辭其主人曰書
讀遍矣且往仕乎主人曰此豈求仕之時哉行曰虎穴中

可以遊戲遂往南京主於武臣家為其教授久之武臣見
上恠其識見特進曰汝豈遇異人乎武臣曰其家塾
師朝夕講論因召見語不合賜死

李徵臣徵臣揚州人元時為翰林待詔洪武中謁

上不肯屈家屬盡死終不屈乃戍寧夏永樂間有丁某者為
學士為

上所重時時召問曰汝少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德學
上不令知也即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

上問丁汝欲見汝師乎丁叩頭對即與相見且欲官之徵臣
對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受

上曰然則欲何之曰願還行伍

上曰今朕既已召卿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可歸
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者願依之

上從之景華乃館之遂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
與君永訣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
塚旁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者
尚何殯為景華謝曰吾言過矣當葬於先人之旁徵臣曰
得之矣執手相謝而逝其塚猶在盛氏先隴

姚廣孝廣孝法名道衍蘇之相城人也少祝髮為僧嘗從
高季迪諸人游工詩善書洪武中以十高僧分賜諸王廣

孝得燕府既與靖難之功封太子少師終不肯蓄髮嘗賜
宮人二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女也

上乃召還之不復強嘗畜一鷄每鷄一唱即起朗然誦經嘗
治水還吳有王光庵先生者名賓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詰
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不見之曰渠乃爲此乎終
不肯出仕廣孝嘗有輿過問門見酒望其書甚工問誰書
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爲吾子乎家有何人
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
迎之曰可惜年不甚求官止可四品爾歸以見於

上曰臣此行得一子

上爲賜名曰繼使侍東宮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復
歸途中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

上將來視已而 駕果至撫勞備悉賜金堊盃且問有何言
廣孝以手加額曰季潭在獄久願赦出之即命中使人出
季潭則髮已蓋額廣孝復以手加額謝數日 駕復至及
薨繼訃於

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 陛下厚恤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私家乃逐繼使至相城
取其弟姪來京 賜弟金帛克溢然二人皆農夫愚駘特
甚

上嘗憶廣孝言為僧者與其家絕不復顧其家且選者於其
家往往得節亦云乃復還二人於家待繼如初 召為太
常少卿謁告還至張家灣卒年四十二廣孝之先自汴扈
宋來吳家相城世業醫父曰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
曰某不樂為醫但欲讀書為學以仕皇朝顯父母否則從
佛為方外之樂元至正間年十四遂出家於里之妙智庵
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為詩文過古作者洪武四年詔取
高僧至則病免八年謂通儒學僧堪仕禮部考中不願仕
賜僧服還山十五年 孝慈皇后喪列國親王各奏乞
名僧歸國脩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名

太祖親選道衍往侍慶壽寺參應

太宗於潛邸日有論評禮遇甚厚後有 詔取赴京已而還
之

太宗靖內難賓於幕下

太宗即位授左善世已而曰道衍有功於國宜蓄髮加以官
爵時年已七十二賜金帛冠帶朝服陞資善大夫太子
少師六月往蘇松賑濟賜玉帶一條廣孝雖官於朝仍以
清淨自居

仁宗朝以配享

太廟云

冷謙字啓敬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它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此必人所盜也命所在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一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抹吾渴以瓶汲水與之謙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至則上問之轍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其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丰所謂畫鶴之誣者非謂是耶

耿清清陝西直寧人洪武末進士第二名爲翰林編脩慷慨有才器擢爲副都御史

文皇靖難時以罪被刑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透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絡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無人家焉

恩張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

文皇潛邸時呼爲恩張召姚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詹瓦忽

飄墜地廣孝曰天與易黃瓦爾是日靖難之謀始定

王璋璋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奉

命往諭周府令以三護衛為獻王從之馳驛以聞

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於是嚴以令下掌為微行有司有貪酷者治以極刑人情震讐歸省其母其母為具坐中以本州知州為託璋曰公法不可私也頃有丐者至母以饌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飯獻璋即丐者也璋曰吾訪事亦當如此其母自是遂卧疾不復言亦不復食三日從者以告璋性至孝馳往跪問母終不言亦不食璋知之曰得非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

上為母赦之其母始言飲食若初

鐵布政二女鐵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隨機設變終不能下

文皇擊其城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終不下後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鉉有二女入教坊司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問官至二女獻以詩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

已無家雲鬢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
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有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
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
自憐傾國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
郎勝阮郎

平安平都司名安一名保兒壯勇有名從李景隆戰白溝
河又戰藁城戰淝河所在皆利後單家橋與副總兵大戰
敗北為王師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司事久之
上見保兒謂曰爾尚在耶保兒惶懼遂自經死

世傳逸詩詩傳云為建文君所作未知是否詩曰流落

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
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
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楊榮楊文敏公榮建安人為翰林編脩

文皇兵初入城迎見馬首請

上先謁 陵而後入朝從之既而召文敏謂非若言幾誤事
矣由是寵遇日隆

王府尹王忘其名嘗夢人授之書曰讀此可衣緋不讀此
止衣 覺而異之數日於路得一書乃青鳥家說也玩讀

者父之乃以善地理聞為某縣丞特漢府有異志遣人購之不往曰欲得予非 詔旨不可漢以名聞時

太宗有事於壽陵乃召見於房山

上指示其處對曰此公侯地耳扈從至竇家莊蓋竇十郎故址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真龍穴也乃定即今

長陵是也宮至順天府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二人皆在不見虜至

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中間虜至自何方曰

自東南勝負如何曰 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耶戒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有死命太監往伺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上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即以神鎗中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發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謂曰東南不已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却已而疾風揚沙人不相見虜去 詔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來降從容而去明日

虜果請軍門納款曰不知 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
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霖與隣按曹公官止吏部
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死土木
之難矣時有 旨親征霖急歸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
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
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
旨某監國某從仲和曰不如立 儲君而後行曰 東駕
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患土木之難虜騎逼
城下城中人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向南乎曰
然大將氣至虜將還矣明日楊洪自宣府某自大同入援
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為我相之仲和

不允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為衛士怒曰何以
知吾不能正內也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
聞不能辭簡上不信至家果然後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
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鵲正相
聞是以知之其術神妙如此

表世言闈宦王振之寵也公卿皆往拜于其門 天
子亦以先生呼之時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
得預外廷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何為振方伏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
乎使以復 命

上為感然乃命東華開中門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
命公由中門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
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詰閣下問
王揚等皆不能對

上顧諸官屬曰有能知之者否繼時官在下僚對曰龍有翼
者曰應龍

上問所出繼曰見爾雅視之信然

胡浚尚書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作者必死吏科給事中

林聰獨上章劾之文啣之目求其罪不得也會聰亦在
事吏部應答聰為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寘之死
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權擅選官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
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以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
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
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于是議
遂罷曰再議之公歸遂卧病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使太監與安問疾安造問何
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安爾安問何為曰
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於

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上 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聽得不死

薛文清公瑄瑄有理學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

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亦有可以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

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

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

擢皆王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

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

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

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原德亦為是言乎

文達公字原德

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

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值立振知其為瑄

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

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

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

風旨劾瑄得賄故庇死獄 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

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囚不

服問理 詔擄于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

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厨下振問何為泣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

告其賢振意解傳 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出

告其賢振意解傳

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出

王 朝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
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某曰
公於他人之饒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
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
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
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
珠出之衣領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云 詔營第
於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
詔旨也每朝退於公鄉前孑然獨行不與人言特馬昂為
兵部尚書權恭為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李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
猷然在當時以財聞亦頗恐懼岳正自內閣出貶後召還
館中賢欲以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正不欲或說之正曰吾
閣老也乃欲逐吾於外都給事中張昂大有時名因言失
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乃皆補之于外二人目是不振棄
文莊公盛巡撫廣東或譏之曰盛自負其文嘗指公其文
為不善因以韓雍易之 勅曰毋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
疏賢奪情賢怒甚欲貶於外王翱勸其依文彥博故事疏
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萬安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刻刺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八人各為黨友惟安無所交李泰內臣養子也安專與相結為腹心內閣闕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惠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以囁託貪賄為事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為同宗又多結宦官為內援見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時內閣三人劉珣劉吉珣狂謀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時昭德好奇翫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翫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將濫三人不出一語諍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

之謹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劉珣皆山東人為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為一黨互相詆傾久之安以計排斥去之越與旻亦相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為腹心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晏駕內監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惶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

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
又如此安貪賄至鉅萬安死妾媵子弟懷以奔人家無餘
者

李東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
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親訊
之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公乃自
為奏劾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爾其後鵬與楊瑄
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 詔辭嚴峻曰逃則殺之命
錦衣衛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楛行坐相妨朝夕莫保時
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

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為二律中
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桎楛哭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
肯曰吾二人死則死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有邏
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 朝廷有責吾自當之耶
干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此 詔旨也何敢公曰有事吾
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
飲食或餽之贐公自解其帶以貽二人二人乃得安然至
戍所

李秉王茲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
茲高自標榜崖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

對奕終日無忤茲曰李執中一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
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
廷在鄉邦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景皇帝即位楊翥以邸府長史來朝上于鉉家時翥以舊學
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上以授太監宋某曰俟有缺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召醫
盛叔大治之愈問醫何許人曰蘇之長洲人也曰長洲有
劉先生者識乎今為何官盛以為劉草窓也曰為吏曰曰
非也翰林學士爾盛曰劉學士古校人也太監曰

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謝曰是
之何為旣而怒曰

上奚從知我哉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言我何貴哉時易儲
之議漸萌而禮部兩正卿俱缺議必得有才者為之宋乃
出手疏于

上令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為之時大學士陳循等乃
擬鉉以進時江淵不悅公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
不可用乃用編脩薛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
為國子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迨司業言
於鉉百司俱勸進國子監獨無乎鉉曰國子監諫

上則可勸進則不可也遂止後

英廟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

上曰卿可還傳 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鉉以完名終卒謚文恭今

士以宮傳見錄其孫啓至尚寶少卿人曰此不能幹事者之效也

錢溥溥之居與陳文隣也溥嘗教內監後顯謁必邀與文共飲天順末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內侍王倫溥之所教伴讀 東宮

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微詢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 詔行事已而內

閣草遺 詔大學士李賢當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

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某以韓雍代之故俱及於貶

陳文文江西人以編脩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為偶景泰

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與文溥可入閣文可為部侍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為雲南布政使文時為侍講矣

英廟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為偶長而偉者為誰其人

安在輅曰文也今任雲南布政郎召還之授詹事久之
學士呂原死

上問大學士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吏部尚書王
翱問內閣之缺為誰曰已於

上前舉潛矣翱曰潛固好然陳文筆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
地賢默然曰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

上言之西奴明日賢見如翱言

上曰昨以潛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曰吾非汝
所為也

倪昌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

側室倪謙呂原實教之

一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
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
皆曰正六品

上曰二官同品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一人以侍講
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幸三人因改坐於旁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位臣子不敢當
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矣

張益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印

馬道士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紅沙馬一疋夜來無病暴死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 駕嘗騎紅沙馬云

馮珪 珪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守福建進燈籠有寵時修寰宇通志珪求入為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諂內閣大臣各得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鄉人周某蕭鏊舉監生溫良高毅舉其婿王清商輅舉其姐夫蔣鈞良誠因舉珪及文等所舉皆不用珪獨擢為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衛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

僉事巡江擒江賊文顯等六十餘人誅之珪內侍中出外任樞要富侈驕蓋荒於聲色一旦暴卒

林俊 俊之幼穉也 詔下之獄事且不測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成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將失天下之心奈何臣不敢奉 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 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朴其筆恩脫帽辭於 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

傾後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于家曰中風疾不復一起視事

上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欲將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於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於廷恩徐曰起起病寔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已得旨馬房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

蒙中風而死章瑾以寶石進毓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

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庭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公為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幸免於禍每恕疏至恩則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造言者過為激切或指內臣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餘之人又何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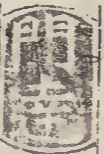
焉

梁初內帑之積金九十窖每窖九若干兩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

英宗在儲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于甫復位即往觀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爾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帝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與於是十窖俱罄懸久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與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五顯廟之類曰此皆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官言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



英宗北狩袁彬實侍上同起居天順初授錦衣衛指揮甚有寵已而門達得幸于上忘彬達譖之改南京部下官校皆送至門外共惜其冤有一少年獨奮曰我能還之但吾母老無所托爾眾許之明日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平日達密托某為之者也

上以疏示達出謂少年曰我平日待汝若何而汝劾我少年謝曰非我為之乃閣老李賢使其為之蓋知達平日素忌

賢故也達喜即言于

上曰此非其爲之乃李賢使害臣爾乃 詔會官廷辯之

王履初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名吳中爲木客時爲人治病但疏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時王光庵賓等謂曰元禮名醫盍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飲酒賦詩久之賓謂元禮曰若賓年長賓亦可學乎元禮曰君家固素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徑受謾曰君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已而別去暮年元禮復至因復問請醫曰素難之書已讀否曰已讀曰能記憶否曰公試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背誦如流雖箋注異同亦能口述元禮

嘆曰壞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方賓歸屢劑漫不知要固邛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尚不欲爲又肯爲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元禮不在見其書八冊乃携以去元禮回嘆固求不得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富賓曰吾得醫爾明日其弟撒其藥獨署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非其術也賓將死以其書付盛啓東韓叔暘云

盛啓東啓東初從光庵學古文光庵喜之其叔父曰汝學於光庵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其用藥一日治一熱

症用附子光庵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道也但少加
之而愈久之竟授以書爲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
時吳江有梅某者乞與之同行 駕幸北京又還至北
詔發雲南爲吏梅某曰君至雲南死矣乃僞盜其家廟髻
器首之中途追還免死發天霧山拽木啓東長髯備姿容
時監工某候見之曰有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令左右日隨
主出筭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事于東南嘗主其家甚
熟嘗病脹藥之而瘥至是偶值之途內使驚曰盛先生無
恙乎某太監患鼓脹無能治者急往安樂堂見之藥敷投
而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步徃覲焉

太宗遙望見之曰彼人死久矣安得復生曰得吳醫盛啓東
而生

太宗喜曰明日與來啓東與梅某散步長安門外中使傳曰
宣吳醫盛某如是者三乃許平巾入見稱 旨遂留御藥
房旣而曰汝在 朕左右平巾可乎乃令吏部授之御醫
啓東爲人慷慨直言一日雪霽 召見便殿韓叔暘等俱
在語次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予乃從
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命爾

上不懌起視空啓東又曰宜瑞不宜多既退韓叔暘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吾斬首矣須臾賜御膳數盤一日與叔暘奕於御藥房

上猝至不及屏曰誰與棋者對曰臣與韓叔暘問二人孰優曰臣優叔暘初學遂命奕於御前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啓東有曰不才未解神僊着有幸親承聖主觀叔暘詩不成數日

上賜象牙棋盤并設一棋得真院中永樂中東宮妃張氏病延十月衆醫以爲胎也而張愈甚一日

上謂曰東宮妃有病往視之東宮以

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既診出復曰侍長病狀早若何晚若

一一如見妃遙聞之曰朝廷有此醫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觀之大怒曰好御醫早晚當誕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急乃復召診之曰再後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沒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呵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也既而

上亦賜之白金曰非謝醫乃厭驚也時啓東與袁忠徹俱不爲東宮所喜至是自爲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可少避之乃知憾猶未釋也深愛之

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未至聞訃來至南京太醫院宦遊之

宣宗即位問左右曰有稱而善醫者為誰彼今安在曰在南
京耶 詔南京之守備太監侍宿以來甚信用之

丘濬 濬瓊州人學於子史無所不聞而尤熟於國
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為非人所共非必矯
以為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滾滾不
休人無敢難者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親
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岳飛則以
為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

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偏
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

孝宗即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

上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
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為濬嫉之也是
尤為眾所貶

徐溥 溥宜興人不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
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誠信中外咸寧海內和
平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白已惟其賢時稱
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以贍宗族其

子不肖多奪鄉人之田以克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湯彝壽州人抗爽喜為大言弘治初詣內閣會勅萬安

劉吉時為大學士謂彝等曰近者 詔書裏面不欲開言

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此一段彝即上疏人臣

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安等乃歸過裏面而又佞臣等

以扶持之說不知安所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

朝廷耶乞追寃所指且治其欺君誤國之罪彝俟 命司

禮監宣入內令跪聽 命彝曰令彝跪者奉 聖旨耶

太監命耶曰奉 旨彝乃跪及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

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為不見施行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莫如吳寬

二人皆狀元及第儀幹脩整寬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

詩文皆有古意遷亦次之故一時咸有公輔之望及丘文

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服將闋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

能持正不失為賢相寬遂逗留終不獲入閣人頗為不平

而寬視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為不安時劉健為首相

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當用之他日又以為言又

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

耶顧寬之科第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於予越次在

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

天變師保皆上章求退遷上疏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
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為三黨也

吳惠

惠洞庭人正統六年七月以行人奉命使占城立

嗣王十二月發東莞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州洋瞭
見銅鼓次日獨猪洋見大同山次至交趾洋山有舊周名
海中怪石蔗利風橫舟迅疑之即傷舟人不勝恐懼須臾
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羅洋玳瑁野口二十九王遣頭目
迎詔入國寶船象駕金鼓笳管旌麾映靄氍毹衣推髻
前後馳至行宮候見設宴王躬迓國門前頭戴金花冠纏
纓絡環列刀戟象衛盛牌稽首受命上元節夜其王請

賞煙火藝香火樹高燃嬌娥舞蠻樂奏五月六日回洋
至七州洋大風幾覆舟舟人大恐惠為文以祭祝融水府
之神申時尚雨至酉戌開霽月明當空見海神之靈驗也
五月十五日遙見廣海南門以通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
多裸袒士著苧衣南阡稻熟北阡插秧樹多檳榔紅蕉椰
子夜鼓八更為節

李廣

初李廣之得幸於

上也嗜進者皆厭之後廣敗籍其家朝士鮮不與通方其得
幸勢傾朝野士夫罔不相結公貧賤時識終不與往來召
飲亦不赴其子封侯伯遇之若不相識未嘗與一人一言

劉瑾之逆橫尤以苛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因之求
進或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膏曲從過為
侯諛以求自全惟公超然去之瑾雖不懌亦終不能害天
下以是高之

李廣一事中言公者三
不知何人恐自謂也

趙風 風子名遂霸州文安縣生負也正德六年劇賊劉
六劉七齊彥明邢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攻掠文安遂同家
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遂往殺傷二賊被劉六
劉七擒之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伙為寇遂與楊虎
邢老虎為一伙因劫與濟南皮至東光擒其縣尹已而釋
之時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往招諭之不聽轉劫濟南

秋威縣新河南官棗強縣至景州遇馮遊擊兵與戰被
軍擒斬一千餘人奔敗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
七十餘人擒其指揮趙文已而釋之奔至蒙山遇副總兵
李某兵敗之得其神器盔甲百餘副及鱗龍袍楊虎因自
淮安太守某率兵與戰眾不戰而潰溺水死者無算太守
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壁縣知縣
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四關陳伯安不
屈欲殺之已而縱之又攻朶城夏邑盧城三縣焚其民居
擒朶城縣尹釋之攻歸德州破之守備萬都司率眾進至

亳州武平衛指揮石監率軍一千增兵七千餘人至于龍
王廟小黃河渡對岸立營楊虎不勝其積率壯士七百餘
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亂以上石擊之覆其舟虎死焉遂
等乃立劉三為首改名劉惠至蒙城官軍俱逃散副總兵
白玉率兵交戰劉三率五百人與官軍戰殺官軍一千餘
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副神器七十餘件攻封丘縣縣先
塞其城隍等挖城而入殺軍民一千餘人擒其都司潘忠
釋之至鹿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其守城千戶李茂等二
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三為子新蔡縣致仕
知府張什率生員耆老備金銀器皿絲段饋送求免攻新

蔡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至上蔡知縣霍某與指揮李
拒守攻破其城斬霍知縣梟首示衆遂見勢日盛思與劉
六等合舉大事與陳翰甯龍等謀兵法無主必亂統以紀
律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遂副元帥張通克前軍都督
管四後軍都督劉孜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
軍都督其餘各有名號列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色
大旗為號為鈞牌所至官吏脩理道路橋梁整備糧草給
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至商水縣縣尹迎
降至武陽縣攻城劫庫釋重囚因有僧德靖為唐府宮人
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尹學官唐府校尉三人釋之

為衆軍所殺攻襄城居
破陳翰聲言欲屠城
城縣縣尹獻馬二
之遂復書曰群姦在朝侮弄縉紳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
斥元老乞
上獨斷梟群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姦營中見
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尹妻子者殺之攻裕州破之
殺都指揮詹濟及其下四百餘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謂
之曰德靖非我子若等殺之至唐縣攻城不能破城中饋
以鞍轡二十副燒民居而去至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敗

死者二千餘人奔敗至西華擒其縣尹已而釋之至
轉至滎陽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官軍夾河而陣遂率
衆過河官軍奔散殺毛葫蘆軍一百餘人至河南府延綏
榆林官軍迎之亂殺賊大敗嗣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
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
軍數千人駐朱鼻鎮官軍追過河劉三率衆敗之至六安
州官軍追至被殺四五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四十餘人
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徑往商城而去不知所向遂
意欲還六安適管四張通率衆二千餘人歸至穎州楊虎
下迪郎二千餘人來歸至鳳陽時邢老虎死唐縣官軍追

至徐州賈敏下賊李昇二掣其衆二千餘人至黃陂麻城等處劫掠而死璉知事不成官軍復追至商城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斬之

灾異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西北風有火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有光如星湏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有光六月山東秦始皇廟鍾鼓夜鳴火忽起桑樹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直隸順德涿州河間有青色

赤黑或如火或如猫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頭面或啣人手足逐之不見踪跡

劉瑾朱寧正德中籍沒劉瑾家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八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獅蠻帶二束麟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琴一玉璫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七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嘉靖初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九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共

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
五百束金縷環四箱珍珠纓絡七箱烏木盆五沉香盆五金
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螺鈿屏風五大理石屏風三十
圍屏五十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段疋三十六百
扛佛像一百三十櫃祖母錄一尊銅鑄獅子四百車古銅
爐八百副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
罌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乎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也而
盛傳之今觀二逆賊籍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
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字溪長語終

